

星期文库

马年聊马戏之四

秋胡戏妻用真金

贵翔

秋胡是传统京剧《桑园会》中的男一号,此戏出于元杂剧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。这出戏以家庭伦理与人性考验为核心,既写夫妻久别重逢的波折,也讽喻了以试探为名行轻薄之实的荒唐,在民间流传甚广,成为京剧老生与青衣合作的经典对儿戏,常演不衰。

剧情大意是鲁国大夫秋胡在外为官二十余年,因思念老母,辞官回乡,在桑园遇到妻子罗敷,为考验妻子的忠贞,秋胡故意用一锭马蹄金向她求欢。罗敷虽然独守空帷多年,但严守妇道,受到这般无故调戏,又气又怕,慌忙逃回家中。秋胡回家后,罗敷才知刚才那个调戏自己的男人,竟是自己思念多年的丈夫,便羞愤至极,以死表明自己的贞洁与反抗。秋胡及秋母见此都慌了神,幸亏抢救及时,罗敷才得以脱险,保住性命。秋母严厉批评训斥儿子,令他给妻子赔礼,夫妻这才重归于好。

这是一出生旦为主的轻喜剧,因为剧中有秋胡用马蹄金戏妻的情节,故此也叫《马蹄金》。过去,许多京剧名家都演过这出戏,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杨宝森扮演秋胡,张君秋、高华、罗慧兰等青衣名家与他们配戏,留下了珍贵的录音。这出戏唱念并不太繁重,属于歇工戏。因此,谭富英在贴这出戏时,常配上《桑园寄子》唱双出。

《桑园会》这出戏最近几年上演不多,许多朋友都是从相声《山东二黄》里才知道有这出戏。在这段相声中,有位山东胶东的肉铺老板,地方口音特别重,“张”“江”“油”“肉”发音不分。肉铺掌柜虽然口齿不清,偏偏喜欢唱几句京剧,这就有了“包袱儿”。本来一段西皮流水“秋胡打马奔家乡,行人路上马蹄忙。坐立在雕鞍用目望,见一位大嫂手攀桑。前影好像罗敷女,后影好像我妻房。本当下马将妻唤,错认儿女罪非常。”让这位老板唱成了“秋胡打马奔家里,行人路上马不停蹄。都只为家贫难为济,因此上撇家撇业撇母又撇妻,我来到了楚国里。楚王爷见咱,龙心喜。他命咱头戴乌纱,身穿蟒袍,腰横玉带,足蹬朝靴,做官在朝里……”不仅改了辙口,还啰里啰唆,加了这么一大堆的词儿。这位老板唱戏没板没眼,发音吐字全不讲究,完全就是自娱自乐,开心就好,您说可乐吧?

●老树画画

四月天

老树

又逢细雨四月天,平芜尽处横云烟。孤坐江山无人处,一片飞鸿过眼前。

也没有给我签名。”

我拿过她递在我手里的那本书,是《母亲和莫扎特》,里面的篇章写的全是关于母亲的,也有她语文课本里学过的《荔枝》和《母亲》。

签好后,我问她:“你家离书店远吗?怎么大晚上一个人跑过来了?”她刚刚告诉我家住附近,后面的人群就把她挤到一旁。我挤开攒动的人头,想找到她,但人群中已经没有了她的踪影。

活动结束后,我走出书店,一眼便看见小姑娘站在门口。她是在专门等我吗?我有些感动,走到她的身边,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,跟她说了声“再见”。转身离开的时候,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,悄悄地对说了句:“肖爷爷,我给您写了一封信。”她从衣袋里掏出信,是从作业本里撕下的一页横格纸。这封信,我带回了北京。在信里,她告诉我,和我一样,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。所以,她很喜欢读我那本书里关于母亲的文章。那些文章,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,也想象着我的样子。看着她这封充满稚气又真挚的信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展。或许就在某处屋檐下,正有这样一口老灶咕嘟咕嘟熬着汤。在民间传说中,帝王将相的逸事为寻常吃食镀上金光,但真正让美味流传的,终究是百姓的舌尖。

考诸史籍,这面的渊源可溯至清咸丰年间。玉峰山下颜陈氏在河边支起简陋的面摊,因价廉物美被乡邻称作“麇糟馆”。后来觉得“麇糟”不雅,谐音改作“奥灶”,既存古意又添文气。

餐毕出门,秋风拂面,带来几丝凉意,胃中却暖融融地舒服。我想,这奥灶面之妙,不只在它的滋味,更在那不经意间的邂逅。若是一开始便知是名品面食,怀着期待去品尝,或许反失了那份意外之喜。人生有味,大半得之于偶然。遇合优于撮合,不经意胜过经意。譬如这碗奥灶面,本不过是宴席的尾声,却成了记忆中最为鲜明的一笔。往后每每想起昆山,首先浮上心头的,便是这碗热气腾腾的面。口腹之欲,原是为质朴的欢愉。一碗面的工夫,竟能让人品出这许多滋味来,想来也是造物的奥妙了。

四年级的小姑娘

肖复兴

对这样一位可爱的、对我充满着真诚期待的小姑娘,我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话出口?我违心地对她说:“会来的。”马上,为了遮掩尴尬,我转移话题问她:“你读几年级了?”她告诉我,她读四年级。她虽然是南方人,但普通话说得非常好,甜甜的,是只有这样的年纪才会有可爱的声音。

我又问她:“学习好吗?”她说学习挺好的。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以前总认为女孩子长得好看,容易学习成绩差。这个漂亮小姑娘的学习成绩一点儿也不差。我冲一起来的朋友喊道:“快给我和这个小姑娘照张相!”

晚上,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,我参加了读者见面会。很多在书店里买到我的新书的读者排起长队找我签字,让我有一种虚荣的成就感。可我没有想到,排队的人群中,竟有清晨我见到的那位小姑娘。她走到我的面前,我才看到她。她拿出一本书,笑着对我说:“肖爷爷,上午我就拿着书,您一直

气蒸腾而起,带着复合的鲜香——那是老母鸡的醇厚、青鱼头的清鲜、鳊骨的甘美在陶瓮中相融后的升华。第一口面入口,我便怔住了。面条的柔韧恰到好处,在齿间轻弹即断;汤头醇厚如陈年黄酒,鲜味层层叠叠涌来。最妙的是那片爆鱼,外皮酥脆如薄冰,内里鱼肉却嫩若凝脂。半碗下肚,舌尖余香,鲜中带甜,甜中透香,竟不知是

回味昆山奥灶面

王兆贵

何等手艺调出这般滋味。不知不觉,一碗面已见了底,连汤也喝得干净。

老周见我们吃得专注,缓缓道来:“传说乾隆皇帝南巡至此,尝面后连称‘奥妙在灶头’……”我们听了,都不禁莞尔。想来美食一道,总少不得附会些帝王将相的佳话,倒也为品尝添了几分趣味。这话让我想起故宫博物院那幅《乾隆南巡图》。画卷的第六卷,昆山驿站外,确有几家食肆幌旗招

否快速奔跑检票口,才是关键。如今再想起这些事,又觉得它们都已不再重要了。

由此可见,没有什么事物能始终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,即便是亲人也不例外。每个阶段,我们都有新的“重要”之事:未成年时,学习最为重要;步入职场后,工作能力很重要;成家立业时,养家糊口与实现自我价值变得至关重要;而到了晚年,健康又成了首要关注点。

也就是说,所有的事都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经历,因此不必将它们看得过于重要。

在南方一座偏远的小县城,我遇见了一位小姑娘。那天上午,我在小学校的操场上,做了一次公益讲座,有几百个学生。清晨和煦的阳光洒在孩子们稚嫩的脸上,让我感到生命的循环,因为六十多年前,我也曾经这样,搬来小马扎,坐在操场上,听陌生人耳提面命地讲课。

讲完之后,我走下操场的领操台,立刻围上来好多学生。他们的语文课本里,有我的《那片绿绿的爬山虎》《荔枝》《母亲》等文章,彼此间一下子熟络亲近起来。在那一瞬间,文字的力量具象化了,心与心的碰撞变得如此轻易。

我快要走出操场时,发现身旁一直跟着一位小姑娘。她手里拿着一本书,站在我的右边。她不说话,就那么紧紧地跟着。我站住脚,侧过身看了看她,一个小巧玲珑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。她扬着秀气的脸庞,对我笑着,那笑容里没有一点儿渣滓,如同眼前明澈如水的阳光。

她看我望着她,忽然问我:“肖爷爷,你还来我们学校吗?”一下子,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。这样偏远的地方,我再一次来的机会几乎为零。但是,

那年深秋,一行人赴昆山出差。工作结束后,当地同事老周带我们来到一家餐馆。木门上的朱漆已然斑驳,唯有“奥灶馆”三字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店堂不大,七八张八仙桌擦得锃亮。墙上挂的除了几幅水粉画外,还有上世纪水乡的老照片,其中一幅,竟是当年铺面的黑白照片。我们刚落座,后厨便传来“啦啦”一声,老周笑道:“这是爆鱼下锅的声音,奥灶面的前奏。”

宴席将尽,服务员端来青花大碗。这碗颇有讲究,胎体厚重,碗口微敛,据说是特制面碗,能保温良久。面卧碗中,细如丝线,却又根根分明。汤色赭红透亮,浮着点点油星,宛若秋阳洒在湖面上的碎金。面上缀着几片薄薄的爆鱼,两三段青葱,倒也素净。我本已饱腹,见此精致,又生出几分食欲。老周介绍:“奥灶面讲究‘五热一体’,碗热、汤热、面热、浇头热、油热,缺一不可。”

第一次听说这种怪名字的面条,吃起来还有些拘谨。我举箸轻搅,热

过去,我一直乘坐36路公交车上下班,因此它对我而言十分重要。我格外关注它能否准时到站。

但今年年初,一条新开通的地铁线路在我家和单位附近均设有站点,乘坐更便捷高效的地铁上班,逐渐成了我的首选。如今,36路公交车对我已不再那么重要。

有一次,我为了赶火车匆忙上了一辆出租车,请司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快些。那一刻,我觉得出租车司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,能否赶上火车,全靠他了。但当我到达火车站、下了出租车后,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已不再是司机,而是我自己——我能

重要

徐悟理

